

從《杜尚對話錄》中再對話， 反思我們於創作中追求的價值

28.8.2023

此文首刊於網上雜誌《濕熱——香港藝文態度》

英文版本翻譯及編輯：Art filmsider

最近反思，藝術是否帶象牙塔形象，讓我們自滿作為「藝術家」，被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創作動機。我們創作、思考，不知不覺自以為站在了知識的清晰面，接受了藝術為思考帶來的「超然」，有或無意識的與社會的普世價值對抗，擺弄、圍繞著「藝術家」的普世形象而不自知。「藝術家」這頭銜或許是自由定價，不時自覺高人一截。文章啟發自法國藝評家 Pierre Cabanne 於 1920 年的著作《杜尚訪談錄 Dialogues With Marcel Duchamp》。Pierre Cabanne 跟杜尚來了個「心事台」，說說藝術也訴說人生。杜尚不觀展不戀展，他反藝術，也「反清高」。

（一）「藍色窗簾」是自省也是課題

「……從根本上我不相信藝術家的創造功能，他和任何人是一樣的。他的工作是要做某種事情，那麼商人也是做某種事情，你明白嗎？」

「……我不期待任何東西，我也不需要任何東西……我不覺得藝術家是那種必須做出什麼來的社會角色，好像他欠了大眾什麼似的，我討厭這種想法……」

杜尚提到「藝術家的社會性」就是「我們沒有比較特別」，並針對他羞於使用「創造」藝術這字進行解釋。譯者王瑞芸在序也當頭棒喝：「杜尚終其一生都在排斥那種對立面的勾當，而這種事卻使得那麼多的現代藝術家不能自拔，不得安寧，自欺而欺人。」可說是下了一地圖炮。「藍色窗簾」，指讀者對作者的過份解讀與曲解，及對於作品進行無限延伸之行為；而「對立面」更是藝術創作的一大幻象，我們總要為某些議題、某些感覺立下言論與立場。我們習慣站在獨各的立場，是否形成了另一種自以為是的幻象？

「社會性」是個嚴肅的詞彙，我們在創作時或許是抒發，又或是渴望某一個精神、真相、或是社會反應被實現。當大眾的某個共同反應被實現，那麼就啟動了我們「做」藝術的源頭，渴求著進一步實現某程度的社會性，或是渴求實現「我們」自身，目的只是某程度的存在感或歷史意義。「藍色窗簾 / 作者已死」除了諷刺觀眾，未嘗不是一個自省的良好工具，我們是否也常年活在自己製造的藍色窗簾或是大幻象中？藝術家作為反思生命的先驅者，可否識破精神面，防止自我感動和自我溢價——這或許是杜尚給後世藝術家的開放式問題。

（二）平面化自己，接受「俗氣」的一面

問：當你還年輕的時候，你沒有感到要接受藝術熏陶的欲望嗎？」

「……我本該努力作畫的，但我骨子裡太懶。我喜歡活著、呼吸，甚多於喜歡工作。我不覺得我做的東西可以在將來對社會有什麼重要意義。因此，如果你願意那麼看，我的藝術就可以是活著的：每一秒、每一次呼吸就是一個作品，那是不留痕跡的，不可見也不可想。這是一種其樂融融的感覺。」

「……純粹的偶然之所以讓我有興趣，是因為它和有邏輯的現實是對立的……」

杜尚與 Pierre Cabanne 對話多次以「自娛」二字，沒有引用厚重的哲學，單是「自娛」已是動機。成為藝術家，「偶像包袱」可能比十二面鏡還要多。在以往創作、學習生涯中，好像需要跟隨某種形象，「偶像包袱」不能太「俗」，不能被別人發現我不夠「藝術」，配不上「做藝術」這個稱呼。杜尚以 8 年的時間創作《大玻璃 Le Grand Verre》，否定美學，否定時間線，不依傳統放任作品自然發展，即使讓搬運工人意外摔裂《大玻璃》。杜尚抱有更遠的目光，不介意藝術品的「沒有用處」，也不覺得藝術家和作品，必須於社會具有意義。與其說他一生挑戰藝術，更多的是挑戰參與其中的人，挑戰社會隨風而擺的普世價值觀。

反觀後世皆愛「左兜右兜」，不惜拉上中西各派學說與神話，為作品「增值」。我們又能否以「自娛」來釋放自己，承認我們最純粹的追求，承認我們並沒有很高尚？

（三）前人的繪畫已死亡

「……對我來說，藝術的歷史是把某個時代保存在美術館裡，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一定是那個時代最好的東西。它們甚至可能是那個時代平庸的表達……」

「……像 Rembrandt 或 Cimabue 每天都在作畫，畫了四五十年之久。後來的人因為那些作品是由 Rembrandt 或 Cimabue 畫下的，就說它們肯定是好的，任何 Cimabue 的廢品也要去讚揚……」

杜尚認為藝術家是不需要被膜拜的，也不希望別人膜拜他。他認為歷史必須要利用時代物件來作助證，但其實歷史與藝術的高尚證明沒有直接關係——這是現代社會的迷思之一。前人的樹蔭大得我們連大氣層都看不見，規矩太多、要尊重的規條太多。我們在樹蔭當中成長，未有足夠分辨「歷史造神」的能力。說是「造神」也過於無禮，杜尚在對話中表達他對藝術家與觀眾之間扶植關係的思考，細觀歷史與偉人的「建造工程」，不同於社會認為的藝術家是特別之存在，是時代給予了觀眾「造神」之能——「飯碗」是別人給的，藝術家需要依靠觀眾而存在。

《杜尚訪談錄 Dialogues With Marcel Duchamp》在百年前的對談，放在今天也足夠「啜核」。杜尚看穿藝術界的雞肋，百年後不出自己意料地，也成為歷史洪流其中一位「大神」。其「反清高」的精神境界，早於上世紀 20 年代已看到端倪，凌駕於繁華、藝術理論與美學，活中出真正的「佛系人生」。《泉 Fountain》為當代藝術帶來了奇異點，也可能因為他是史上第一人，有足夠的勇氣與智力翻開「潘多拉的偶像包袱」，《泉》也「貼地」的打了藝術和同行幾巴掌，彰顯精神的偉大。

藝術家站在高地思考社會是一種暢快，也是毒瘤。看此文者若感到被冒犯，那麼就正中了時代的下懷。當我們卸下「自以為」的形象，創作是為了什麼而創作？

參考文獻及資料

1) Cabanne, Pierre, and Marcel Duchamp. Dialogues with Marcel Duchamp. Vol. 303. Da Capo Press, Incorporated, 1987.

2) Cabanne, Pierre, and Rui Yun Wang. 杜尚訪談錄 / Du Shang Fang Tan Lu.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, Gui Lin, Guang Xi Shi Fan Da Xue Chu Ban She, 2001.